

自然与超自然：论《山海经》中的蛇意象

丁滢悦

上海大学, 上海 201900

DOI:10.61369/HASS.2026050018

摘 要：《山海经》中的蛇兼具自然生物与神灵媒介的双重属性，自然性与超自然性交织构成其基本特征。人面蛇身形象承载着始祖神话的神圣谱系，守护者、接引者与神力辅助者等形象共同维系神灵世界的运行秩序。蛇与医药、食物、巫术等文化因素相互关联，突破了单一动物形象的意义边界，成为生命、生殖、死亡与神性的象征。蛇意象由自然动物向神圣符号的转化，体现了先民认知自然、建构神灵世界的思维方式，也折射出《山海经》神话体系由自然经验向文化观念的演进过程。

关键词：《山海经》；蛇；蛇文化；民间信仰

Nature and Supernatural: On the Snake Imagery i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Ding Yingyu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900

Abstract : The snake i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ha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a natural creature and a spiritual medium. The interweaving of naturalness and supernaturality constitutes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The image of a human face and a snake body carries the sacred lineage of the ancestor myth. The images of guardians, guides and divine helpers jointly maintain the order of the world of gods. Snakes are interconnected with cultural factors such as medicine, food, and witchcraft, breaking through the meaning boundaries of a single animal image and becoming a symbol of life, reproduction, death, and divin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nake image from a natural animal to a sacred symbol reflects the way of thinking of the ancestors to understand nature and construct a world of gods. It also 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the mythological system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from natural experience to cultural concepts.

Keywords :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snakes: snake culture: folk beliefs

引言

蛇几乎存在于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与文化传统之中，不同文化赋予其迥异的象征意义。西方传统多将蛇视为诱惑、罪恶与邪恶的象征，而东方文化中的蛇则兼具神圣性、生命力与灵异性，在印度、中国等文明中均占据重要地位。《山海经》作为中国早期神话的重要文献，保存了大量与蛇有关的神话叙事。书中不仅记载了大蛇、玄蛇、化蛇、鸣蛇、肥遗、雄虺等多种蛇类形象，还塑造了大量人面蛇身之神，使蛇成为贯穿《山海经》神话体系的重要意象之一。

学界关于蛇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涉及语言文字、文化民俗和文学研究等领域。语言学研究集中于“蛇”字的字形源流、词义演变及相关词汇考释；文化研究主要关注蛇图腾、蛇崇拜及中西蛇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则以《山海经》、志怪小说和《白蛇传》为重点。其中，《山海经》研究多围绕人面蛇身神灵、珥蛇神、操蛇神、践蛇神等具体形象展开，也涉及蛇神性的文化意蕴及域外文化比较等问题，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不过, 现有研究更多着眼于蛇的个别形象或神性阐释, 对《山海经》中蛇意象的整体构成及其由自然动物向神圣符号演化的机制仍缺乏系统梳理。《山海经》中蛇类形象出现百余次, 其高频书写不仅反映了先民对蛇这一自然生物的深刻认识, 也折射出蛇在早期神话体系中的特殊文化地位。基于此, 对《山海经》蛇意象进行整体考察, 有助于揭示蛇在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多重身份及其文化内涵, 进一步理解早期中国神话思维的建构特点。



图1 《山海经》中“蛇”的词云图

作者简介:丁滢悦(2002.04-),女,汉族,云南大理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上海大学,研究方向:民间文学。

表1《山海经》中具有代表性的“蛇”形象

统计名称	次数
青蛇	13
蛇尾	6
人面蛇身	6
赤蛇	6
怪蛇	4
白蛇	3
其状如蛇	3
大蛇	3
黄蛇	2
珥两黄蛇	2
操蛇	2
践蛇	1
玄蛇	1

一、作为自然生物的蛇意象：大蛇、怪蛇

《山海经》中南山经、北山经、东山经都提到“多大蛇、怪蛇”。“无草木”是“大蛇”的典型生存环境。《山海经》中有大蛇出没的地方，都是“无草木”之地，体现了古人对蛇的栖息地的观察和认识。基于此认识，古人便将蛇与干旱联系起来，如《西山经》“肥蠃”，《北山经》中的“肥遗”，《中山经》中的“鸣蛇”都是“见则大旱”的蛇类。古代先民认为见到此类蛇会发生“大旱”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这一类蛇生活在“无草木”之地，先民潜意识认为植物的生长都是和雨水有关系的，“无草木”生长的地方肯定雨水比较少，在相似律和接触律的原始思维影响下，先民们将此类蛇与干旱的天气联系起来，认为看到这类蛇就会引起干旱。第二种情况，这类蛇生活在“无草木”之地，但周围水源充足，据《山海经》中记载此地基本都有“某水出焉”。现代生态学的认为某些动物的行为变化可能与环境变化有关，一般动物对环境的异变会比人类更为敏感，蛇比人类更早感知到原本生活环境发生变化，于是就改变自身的活动范围，在人类居住的地区频繁出现，后来当干旱真正降临的时候，人们就将干旱的原因归咎于蛇，所以此类蛇就成了预示气候的征兆。

二、具有色彩意义的蛇意象：青蛇、赤蛇、黄蛇

在人类的视觉经验中，与对光的感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人类眼睛对颜色的感受。在人们的生活中，视觉所及之处不存在没有颜色的事物。原始先民以人类的眼光观察世界、认识世界进而体验世界的活动，都是在五彩斑斓的世界中展开的。掌握自然界中万物的颜色，是原始先民展开他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实践活动的最为基础和关键的一步；然后，人们才能在此基础上对事物的形状、性能等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和把握，进而全面地掌握事物、指导自我的实践活动。于是，人类对颜色所积累的经验与其他知识一起进入神话系统，成为早期人类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神话意象生成的重要自然基础。在中国神话中，人们对于神灵和神物的记述往

往与颜色结合在一起^[2]。蛇在《山海经》中被赋予了不一样的颜色。在《海外西经》和《海外北经》中巫咸民、博父民都是“右手操青蛇”。荒经中的南海之神不廷胡余、西海之神弇兹、北海之神禺强也“珥两青蛇”。《海外北经》记载相柳：“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相柳是一位水神，他的形体特征是九头人面的青蛇，由此推测青蛇也是能影响降雨的，是先民观念中的水神，会带来洪涝灾害。李炳海从青的字意入手，“青和生音义相通，古文原为一字。生系小中出生之形，自然可以表示‘物生时色’义。其字增井，只是为了标音别字。同时井表示水源，水源充足的小草，其色泽更加鲜明，更有代表性^[8]。”古代先民比照草类的形体样貌，将“青”和“水”联系在一起，作为有机生命体的蛇，那势必会将掌管雨水的蛇赋予青色。人或神可以通过操控青蛇获得降水的技能以及借助青蛇的神力获得上天入水的能力。

赤蛇也是《山海经》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类蛇，它是掌管干旱灵蛇。《大荒北经》记载：“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3]袁珂考证：“‘谒，噎字假音’珂案：毕说是也，言以风雨是食也^[3]。”烛龙食风雨，烛龙是一位与风雨相克的神。另外，从颜色上看，赤色与火的颜色是相近的，赤字由火而来，在古代先民观念中火是与干旱、热密切相关的，因此赤蛇在古代先民观念可能是掌管干旱的一类神。

黄蛇在李炳海的《蛇：参与神灵形象整合的活性因子——珥蛇、操蛇、践蛇之神的文化意蕴》^[1]中被认为是吉祥蛇，他从象征意义方面进行考察，发现这里将众多物象分为了两类，一类是陵墓的守护者，一类是珍奇之物。李炳海认为尽管有此种分别，但这些物象都是作为吉祥物出现的，具有正面的意义，黄蛇也包括在其中，所以夸父、东海之神禹珥两黄蛇、赤黄蛇、践黄蛇的目的就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

三、多形态结合的蛇意象：人面蛇身、蛇尾、其状如蛇

《山海经》中许多奇珍异兽形态各异，有些是各种动物的结合体，有些是多足多目多首的怪兽。蛇与其他动物的结合，是《山海经》中非常重要一种形象特征。《海内北经》：“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贰负神在其东，为物人面蛇身。”^[3]蛇身《山海经》中神形象的重要特征，像女娲、相柳、伏羲还有一些山神都具有蛇身的特点，蛇是人面蛇身的始祖形象，这说明蛇是神性的体现，代表了古代先民对蛇的崇拜和对蛇力量的认可。

蛇尾是蛇形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部位，在《山海经》中部分动物具有“蛇尾”的形态，因此也拥有了蛇自身所具有特性。《南山经》写道记载：“柢山，多水，无草木。有鱼焉，其状如牛……其名曰鲮，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3]《南山经》另一

条记载：“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食者不肿，可以已痔。”^[3] 蛟与虎蛟同具“蛇尾”形态，又都与“不肿”“已痔”等医药功能相连，说明“蛇尾”并非单纯形貌描写，而是将蛇的灵动性、蜕变性与治疗想象转移到异兽身体之上。李炳海认为，先民将蛇尾视为消肿良药，是由蛇的快速爬行引发的联想，认为蛇的速行之性能传导到人体，从而消除红肿^[1]。其实蛇尾的医药意义更应置于神话思维中理解，蛇的蜕皮更新、行迹隐现与生命力想象，共同构成了“食之无肿”的象征依据。在《海外东经》和《海内经》中也有吃蛇的风俗，这些记载表明，蛇既是具有危险性的自然动物，又可能进入食物、医药和巫术想象之中，正是在这种日常经验与神话观念的交叠中，蛇逐渐获得了超出动物本身的象征意义。

四、神灵辅助者的蛇意象：操蛇、珥蛇、践蛇

在《大荒北经》中夸父“珥两黄蛇，把两黄蛇”，《海外北经》的禺强“珥两青蛇，践两青蛇”《山海经》中的四方之神也是珥蛇、践蛇的形象。《山海经》中有许多这样珥蛇、践蛇、操蛇之神，这一类神是经过整合而成的神灵形象。李炳海认为蛇在参与这类形象整合的过程中，扮演两种角色，一是作为神灵行走和腾空的助推因素，二是作为神灵调节气候的法宝^[1]。除此之外，蛇参与神灵形象的整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蛇自古以来就有神秘性和神圣性，神有蛇的加持会更彰显神性和力量。蛇的象征意义具有多样性与丰富性，然而其核心通常被归结为一种狂野且极具威胁性的自然力量。通过对蛇的操蛇、践蛇、衔蛇或饰蛇，人们展现了对于这种神秘力量的掌握与控制，这一过程被视为通往神性、灵力乃至权威的重要途径。萧兵认为操蛇犹如操纵“命脉”，蛇的象征符号功能往往是二元对立的，但无论是善是恶，蛇作为一种原始的强大的暴烈的力量，必须尽可能地加以控制。这样，“操蛇”就是一种力量，或者说“控制力量的力量”的象征^[6]。《山海经》中“操蛇”的不仅是神，巫师也拥有操蛇的能力，因此巫师手中的蛇也有可能是治疗和拯救的象征。

关于珥蛇的现象，学术界论述较少。主要存在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图腾说；二是控制神秘力量说。近些年来随着一些文物的出土，人们对于珥蛇又有了新的阐释。叶舒宪在《石家河新出土双人首玉琰的神话学辨识——〈山海经〉“珥蛇”说的考古新证》中论述了2015年12月出土的石家河文化双人首玉琰具有神话学蕴含，耳上戴玉琰的行为暗示着某种通天通神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能量，对应的是先秦古籍《山海经》所记录的“珥蛇”现象。但为什么耳朵上戴上蛇就能获得同天入地的神力呢？叶舒宪在此篇文章中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从人体外观看，作为两足动物的人，其站立姿势是标准的‘顶天立地’形象。人体顶端位置的人头，是指向天空的。人头上凸显出来的双耳，就犹如发挥通天作用之‘天线’^[5]。”此说法有一定道理，若将珥蛇单纯作为美学目的的耳饰品来看，就失去了珥蛇神圣仪式的语境。

操蛇、珥蛇、践蛇并非单纯的装饰性描写，而是神灵权能的外化形式。蛇所代表的危险、灵动与变异力量，经由“操”“珥”“践”等动作被神灵掌握和驯化，进而成为神圣权威的象征。《山海经》中的蛇意象并非停留于动物形态，而是在神灵身体和仪式动作中完成了超自然化。

五、结语

《山海经》中的蛇兼具自然属性与神圣属性，是自然经验进入神话叙事的重要媒介。始祖神的人面蛇身形态、珥蛇操蛇等神灵形象以及异蛇书写，共同完成了蛇由自然动物向神圣符号的转化。蛇所承载的生命、生殖、医药、权力等文化内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神话思维中不断整合，最终成为维系神灵秩序的重要象征。蛇意象的神圣化过程，反映了先民以自然经验建构超自然世界的思维方式，也揭示了《山海经》神话体系生成的文化逻辑。自然与超自然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在蛇意象中实现了统一，这正是《山海经》蛇意象最重要的文化特征。

参考文献

- [1] 李炳海. 蛇：参与神灵形象整合的活性因子——珥蛇、操蛇、践蛇之神的文化意蕴 [J]. 文艺研究, 2004, (01): 81-89+160.
- [2] 王怀义. 论视觉经验与神话意象——以《山海经》为中心 [J]. 民族艺术, 2014, (04): 108-112+139.
- [3] 袁珂. 《山海经校注》[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 [4] 李川. 古埃及丧葬文献《冥书》中的蛇——兼论《山海经》与域外文化的关联 [J]. 民族艺术, 2019, (03): 79-96.
- [5] 叶舒宪. 石家河新出土双人首玉琰的神话学辨识——《山海经》“珥蛇”说的考古新证 [J]. 民族艺术, 2016, (05): 26-35.
- [6] 萧兵. 操蛇或饰蛇：神性与权力的象征 [J]. 民族艺术, 2002, (03): 43-57.
- [7] 刘火. “蛇”的神性与伟力——简说《山海经》里的蛇 [J]. 神话研究集刊, 2020, (02): 46-55.
- [8] 李炳海. 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